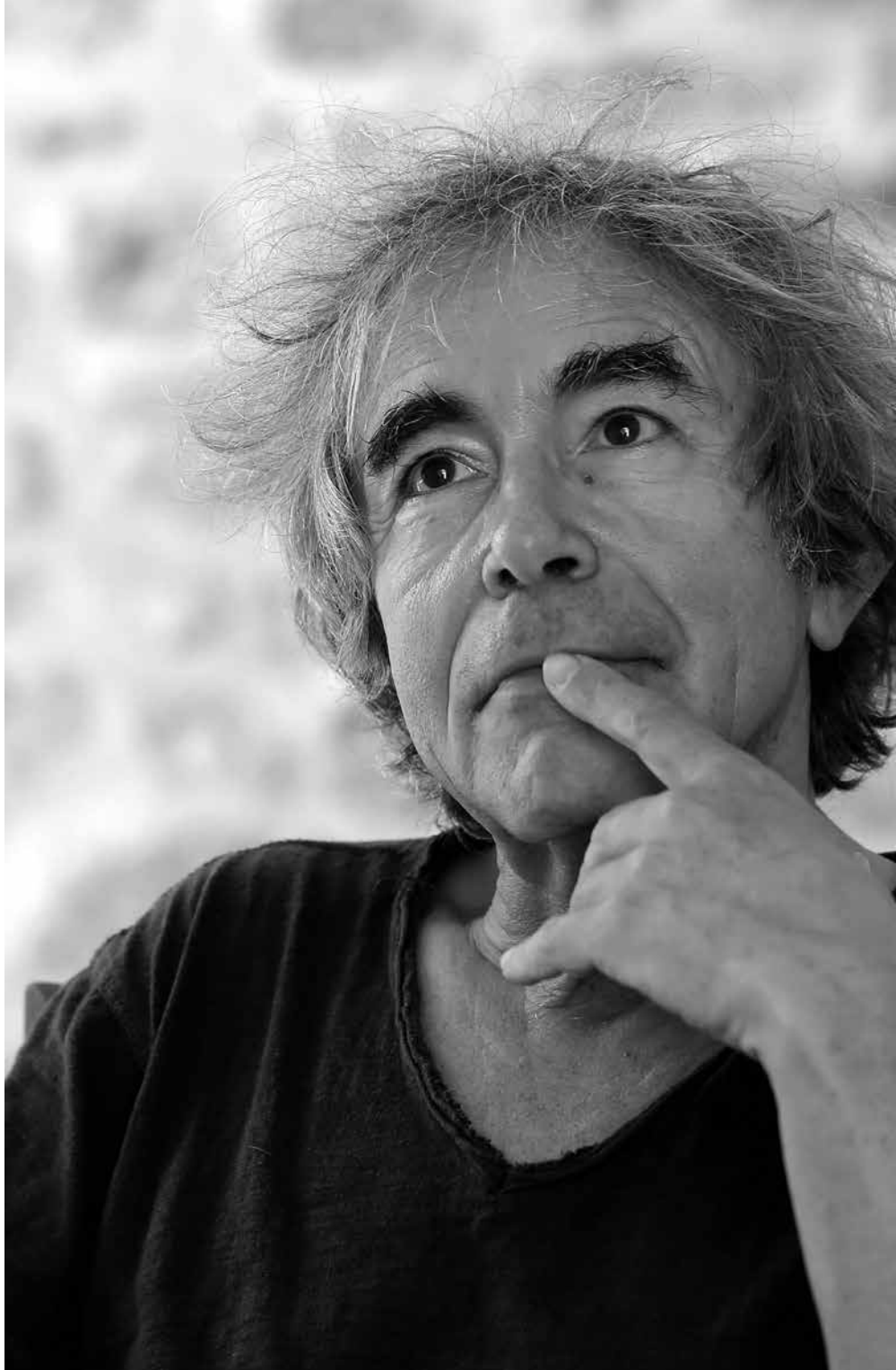


文化資源 讓我們捍衛

講者——朱利安 François Julien

Défendons les
ressources d'une
culture

日期：2016.11.09



朱利安先生（2016年張君懿攝於法國）。

朱利安簡介

他是一位哲學與漢學的思想大師，有世界性地位。著述豐富宏大（34部出版品）。有《迂迴與進入》、《本質或裸體》、《間距與之間》、《時間論》、《從存有到生活》、《山水之間》等十餘部中譯作品，並已有十五種語言的譯本。2010年獲德國的漢娜·阿蘭特政治思想獎；2011年獲法蘭西科學院哲學大獎，是當代思想家最多外文翻譯的作者之一。

一、前言

中國經典用法文表達 將有全新的感受

翁文嫻：

記得三年前，南哲會有讀朱利安先生的著作，一個月讀一本，很多中文系的老師，或是別領域的老師每一場都有被邀來詮釋，非常的熱鬧。他在現時已出版30幾本的著作，大家維基百科可以看見所有的資歷。他前十幾部著作，都是從中國的經典出發，每一部經典，思考一個哲學議題。再過來呢大概有10本，是把中國與西方的經典並列來看，折射出彼此不同平日、看不見的面相；然後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他慢慢，把這些經典融成他身上的哲學思維，提出了不同時期醞釀出來的、一種新的哲學觀念，特別在2011年提出了「間距」的觀念。” L’ Ecart” 這個字引出一句名言：「我們要繞道遠方，一個很長、很久的時間還有很遠的空間，再回來觀看我們熟悉的、深層的、很久以來像是空氣一樣存在的事物，如此才可能重新認識他們。」繞了個遠方再回來，猶如我們中文系讀了很多古代的文字，對於古代的經典，我們用現代一百年來的白話文去看，經典已是很遙遠。有如我們繞道遠方，從外國入手再回來讀。

朱利安先生深入中國的經典，用法文去表述他的理解，然後再由卓立的文字翻成白話文時，我覺

得完全有另外一種的感受。相較於直接讀古文經典，變成一個非常現代、很有國際視野的一種事物。我很驚訝也很喜悅，介紹給朋友聽，他們也很喜悅，因為大多數人已經不知道怎樣讀中國經典了，透過朱利安的中文譯文，經過語言的轉化、思考的轉化而變成了另外的一個東西。所以我樂意在中文系課堂上，把朱利安先生著作介紹給學生們，學生接觸後也非常地驚喜。老實說，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不會主動去接觸中國的經典，但經過現代語文的闡述，它們變得很不一樣。今天真的很開心，得到一位國際大師級的人物來到會場，特別為我們中文系60週年的系慶做一個演講。要不要也請我們的主任講幾句話？

中文系送出一盆「爵」 象徵文化的交流和討論

林朝成主任：

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這一次朱利安的講座。今年是我們中文系創系60週年，朱利安也特別定了

「讓我們捍衛文化」這樣的主題，來和大家做分享跟對話。為了這，我特別挑了一盆蕨類，用古代的「爵」作為花器，這個植物已經養了6年，這樣的盆栽可以養到60年。有如仙人掌，這種叫做多肉植物，多肉植物好好養，它是餐風飲露，根本不用給它肥料也不用澆水，就會慢慢成長，有一種上升的氣象。所以我們特別挑了來，用「爵」的象徵來作文化的交流和討論。我有好爵、我們有好酒可以來歡迎他，一個盆栽一種往上成長的意象，也來表示中文系60週年之後，有另外一種氣象跟大家共同努力和分享。現在，先以一盆簡潔的盆栽，歡迎朱利安的演講，也讓大家共享，我們真的很歡迎朱利安先生的到來，謝謝！

二、朱利安先生演講

哲學家工作令飛機飛離 平常慣有的思維

大家好，我很高興應中文系的邀請來這兒演講，非常榮幸能夠參



成大中文系演講會場，左起林朝成主任、翻譯卓立女士、朱利安先生、翁文嫻老師。

與、盛逢貴系的60週年大慶，所以我選了個講題：讓我們捍衛文化資源。

那麼請大家理解因為我是哲學家，所以我的演講開始的時候會比較抽象化。但請大家放心，在我比較抽象的觀念解說之後，我一定會拉回實際的經驗。剛說到講題是「讓我們捍衛文化資源」，那麼「捍衛」是什麼意思？我想要先說明。

我要先提出幾個哲學概念，要說明為什麼我不贊成 *identité*，而是另外兩個字：生產力／孕育力 (*fécondité*) 和資源 (*resources*)。說到「生產力」、說到「資源」之前，我還要用間距 (*écart*) 來取代差異 (*différence*)。我會做一個移位，從大家共有的這個「差異」的概念，移位到接下來要提出的，我的另一個想法。

我們今天的一個問題，其實它也是政治問題，在法國現在非常的熱，法國的文化認同是什麼？我認為這些討論是錯的，也是假的討論。我知道，在臺灣也有相同地文化認同的討論，這些「文化認同」的討論，我希望可以移位到「文化資源」的討論。

那麼第一個要做的移位就是離開差異 (*différence*)，要移位到間距 (*écart*)。

問題其實是很簡單的：我們能夠談文化差異嗎？還是，我們必須要談的是文化間距？這一個差異

和間距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同？

差異它是要做分辨，一種把a跟b去做分辨、去說他們有什麼不同。間距 (*écart*)，則是把a跟b拉開，所以它們是一個距離，打開一個間距。

差異 (*différence*) 這個概念是用來做定義的，比如亞里斯多德說過，從差異到差異、到最後的、那個事物的本質性，最後，要訂出一個事物的本質性，就是一個事物的 *identité*。

就是這樣的一個步驟可以產生知識 (*savoir*)。一種特殊的、我們說要去定義一個事物的 *identité*，這個 *identité* 就是這個事物獨特的本質。

那麼就看到，差異為某個東西做出定義的時候，是要歸類，然後把它分類。舉例來說，我現在要定義什麼是手錶，就說：「手錶不是鬧鐘」，我就把鬧鐘放在一旁。所以，每當定義一個東西的時候，就把不是它的什麼放到一旁、把另外一個甩到一邊了「*Laisser tomber!*」(法文諺語：算了；別管它了；讓它去吧；讓它掉下去。) 所以，我要有兩個東西——當我要定義一個東西的時候，它就不是另外的，就把另外一個東西放在一旁，讓它掉下去了。

在亞里斯多德的系統裡，很像是在用魚竿去釣魚，而不是用網在捕魚。比如說，我現在想釣起來的是「生產」(*production*) 而

不是「獲取」(*acquisition*)，那麼「獲取」就「掉下去了」；要是我把「交換」(*échange*) 釣起來，「捕獲」(*capturer*) 就掉到一旁；若我要釣的是「奮鬥」(*lutte*)，「打獵」(*chasse*) 就被放到一旁。這就是用「差異」在做定義。

透過差異去做定義的時候，就是要透過另一個東西去做它的「*identité*」，所以呢，每一次都會把他者 (*l'autre*) 讓它掉下去。

那麼，我發明了「間距」(*écart*) 這個概念取代「差異」。「間距」這概念的目的不是在「作定義」，而是在發現、開拓 (*exploration*)，在法文中，我們會說「*jusqu'où va l'écart*」來探問「間距」可以發展到怎樣的地步？或者，法文說「*faire un écart*」，直譯是說「作出」一個間距、跳出一個框架之外，所以，「間距」這個概念，它是挖深的；繼而，法文說「*ouvrir un écart*」，「打開」一個間距是什麼意思呢？在我們已經確定的兩個東西或一些事物的當中把它們分開，不是去分辨這已知的兩者，而是在已知的兩者間「打開」一個距離。

第一個就說到間距相較於間距不是在做定義而是在拓展發明。第二的則是說間距會把它所打開的雙方讓它們「面對面」(*vis-à-vis*)，雙方之間就會有一份張力出來。雙方面對面的意思，就不會像是剛剛釣上來的東西就不

見了。間距這個概念就是雙方都保持的住，讓雙方面對面，而不會讓任何一方流失。

我瞭解你們一下子對這麼抽象的觀念，需要你們離開平時慣用的觀念。但哲學家所做的工作……就好像是飛機起飛，就是在做這個抽象化的工作，但還是會讓飛機降落回到人間，就是回到經驗方面的工作，請大家放心。

我們要離開的就是一般的大眾輿論（*opinion*），這是做宣傳用的。現在要做的也就是仔細地說明一些概念。我們要離開觀念到概念，觀念是不太明確的，而概念是要詳細說明的。

「差異」帶出定義和分類 但「間距」探索文化上新的可能性

今天這一個概念，第一點它是個探索性的（*exploratoire*）、有發明性的（*inventif*）。第二點是讓有打開間距的雙方，使他們能面對面的，具有張力，所以 *écart* 是可以讓雙方具有生產力、孕育力的（*productive*）。

剛剛所做的「移位」——從差異這個概念移位到間距這個概念，因為差異最後的結果是 *identity*，而間距最後所帶來的是生產力（*fécondité*），剛剛那個移位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所謂的文化認同（差異）是什麼？

那麼差異它所做的是定義的工作，定義完就沒事了，可是

間距這個觀念是具有探索性（*exploratoire*），導致會帶來 *fécondité*，是生產力、孕育力的，會讓新的可能湧現出來，讓我們發現一個新的資源。那麼在思想裡面也是如此，思想也就是通過這個間距才發現到新的資源，因為間距它就會產生資源（*ressources*）。我們都很知道亞里斯多德跟柏拉圖，我覺得重要的不是他們兩個有什麼不同，而是要問：相較於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他所打開的間距、所打開的新的思考（想）的資源是什麼？

所以重點就在這個地方：打開一個新的可能，在思想（考）上新的可能。如果我用差異（*identity*）來分辨這個柏拉圖是怎樣的、亞里斯多德是怎樣的，我只是把它們分類、歸位了。但如果我是用間距來看它們，我看的是亞里斯多德相較於柏拉圖怎麼在思想上打開新的可能？

柏格森（*Henri Bergson*）說，所有的哲學家都是在對他的前輩和同輩說NO。都是在批判他們。重點不是在於批判前人或同輩，而是能不能脫離現有的框架，然後在思想裡頭去打開一個新的可能：有什麼是還沒有被想過的？有什麼是還沒有思考過的？每一位藝術家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就是要脫離掉已經被做出來的成品，不管是自己還是別人的成品，然後在藝術的道路上探險（*s' aventurer*），才能創造出新的成品。

所以說到這個地方，大家已經是明白到說為什麼我是放棄了差異這個概念，因為它是貧脊的（*stérile*），就文化上，它是沒有生產力的。我要提出間距這個概念，因它是會探險的、探索的，探索文化上新的可能。

孔子和莊子打開的「間距」和張力造成了中國古代文化

為什麼我拒絕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這個詞？中文裡頭不都是說了麼，文化就是變化，一種「不變化」的文化他就死了。好比不會變化的語言它就是死了。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去定義一個文化？比如說臺灣文化是什麼、法國文化是什麼？可以給它們一個 *identity* 嗎，這是可能的嗎？

我就以法國文化為例好了。是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寓言嗎，是17世紀的詩人嗎，還是19世紀末的韓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韓波被視為法國現代詩很重要的詩人，是開山鼻祖之一。藍波相較於拉封丹、韓波之於拉封丹打開了什麼間距和文化，才是法國的文學。回到中國的語境。那麼中國文化是什麼？是孔子嗎、或是莊子？是孔子也是莊子？我會說是孔子和莊子兩者所打開的間距和張力共同造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說到這裡，你們聽得懂嗎？我來此就是為了跟你們分享交流。

提問A：我想我們中國文化是重儒輕其他的、舊有的我們都說中國是儒家文化。就您提出「間距」的說法，是指孔子跟老子並存的嗎？

朱利安：我是用法文思考的、所以我用法文表述，請卓立翻譯。這是中文和法文的「之間」。我認為說中國古代思想，就像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沒有「資源」這個字的）和道家思想所打的間距是有張力，會互動的，張力是會產生緊湊性的，而中國文化就是在這個張力、這個緊湊性裡拓展的。我剛說間距（*écart*）會帶來「間／之間」（*entre*），這個之間是有生產力的。學中文的就會知道什麼東西都是從這個中間、之間穿越通過的。這個「（之）間」是具有操作力的，它是無法定義的，就是因為具有操作力，才有生產力。是一個有緊湊性的「之間」。那麼這個之間是把雙方能夠面對面，是為什麼能生產、具有緊湊性的。

定義文明「特徵」其實很多是成見文明除了「特徵」還有許多異質成分

我現在就舉一個負面的例子。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在這本書裡頭把世界的種種文明分類，比如分成中國文明、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等等。他在定義每一種文明的時候，不管是相

對大的或小的文明，當他定義時必須要有一些標準，但他所提出的標準都是cliché，是偽標準。那我們再進一步看到他在做這個文明定義的時候，都是用每一個文明的特性（*character*），雖說是特性（特徵）但其實很多都是成見，當他以文明的特徵來定義時他便忽略了一件事情：每個文明裡頭都有它的「異質性」，而不只那些特徵。而且我們知道，往往被忽略的內部的異質性，都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每一個文化都比我們所定義的更有它的多元性（*diverse*），而它的異質性往往都會被我們忽略掉。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對文化而言都有一個迷思（*myth/mythe*），這是一個錯誤的想像：以為文化可以是純粹的文化、是*pure culture*，覺得一個文化的核心是「純」的。其實這種對於文化混淆不清的想法，我們要付上政治上的代價。十多年前，歐洲人最喜歡定義什麼是歐洲文化，有人說歐洲是基督教文化、有人說歐洲是世俗化的文化；有人說是宗教性、有人說是理性的文化。其實都不是二者，而是二者共同產生的張力建造了歐洲的文化。

因此，要問的問題不是「什麼是歐洲」，而是「什麼製造了歐洲文化」？我就舉世俗性跟宗教性之間的張力，舉例而言，Blaise Pascal是個傑出的數學家，也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如果說用定義的方式是一條死

路、走不出來的，如果是用間距的話，它就產生了之間（*Entre*），之間是有生產力的，製造了今天的歐洲文化。那麼我剛提到說，要付出政治上的代價是什麼呢？歐洲人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共識。歐洲文化是宗教性的還是世俗性的？是理性還是信仰性的？所以，十多年前歐盟的憲法草案沒有寫出來，也就沒有歐洲憲法（歐盟沒有憲法）。因此，歐洲的人民就受苦了。

「捍衛」是指能活化、開拓及開展資源

這也是為什麼我拒絕談*culture identity*。我要談的是文化資源，也就是為什麼要捍衛文化資源。捍衛文化資源，用間距（*écart*）、有孕育力（*fécondité*）跟資源（*ressources*）來談捍衛文化資源是什麼意思呢？在中國文化而言、或以當地的臺灣文化而言，「捍衛」是什麼意思呢？

我可以說「我的文化」嗎？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說，我（們）的文化，但我們能夠說「我的文化」嗎？我今天就是要來思考這個問題。間距會帶來生產力（*fécondité*）和資源（*ressources*）。那麼我生在法國、我也是受到法國的教育，我要捍衛的是法國文化、語言生產力的資源。之所以要捍衛法國和歐洲的文化語言資源，第一是因為，今天的我是歸功於它

們，第二個原因是我要去開拓、開展它們，而且把它們傳給下一代。由於我歸功於它們，所以我的責任（responsibility）就是將它傳播出去。即便我沒有擁有法國與歐洲的文化和語言資源，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說，常常會去捍衛一個文化或某一種語言的人通常都是外國人。我想有很多的外國人學會了法文，會很在意自己的法文有沒有說得好、說得很標準，比本地的法國人說得要好，也更在意。我並沒有擁有我的文化，即使我有注意到每個文化有它的區域和環境，有它的地方性（locative）和獨特性。所以，我的講題沒有說捍衛「我的文化」，而是捍衛「一種文化的獨特性」。因為每一個文化都有它某個時期、某個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氛圍，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的獨特，要捍衛的是這種獨特性。

那麼「捍衛」指的到底是什麼？我所用的捍衛這個字不是一個害怕的捍衛。不是被攻擊的時候保護自己，不是這種負面的、害怕的捍衛，而是一種積極的捍衛：是能active資源，可以活化、開拓及開展資源的捍衛。那麼為什麼要捍衛文化資源呢？我們都知道當今的社會是全球化的世界，是一個把什麼都同一化、標準化和統一化的世界，每個文化的獨特性會有被掩蓋的風險。所以我們要去捍衛一種文化資源的獨特性。我說捍衛文化資源、一種文化的獨特性，當今文化受到全球化的統一性的威脅，我們常常會搞混的是統一（uniform）和普

世（universal）。uniform是統一的、化一的和標準化的，比如可口可樂，而universal是普世性的隨處看見的。跟統一不一樣。

法文的chose（東西）指具體事物與中文「東西」指一種關係完全不同

要捍衛不同語言之間所產生的資源

那麼為什麼會把統一當成普世？因為到處看得到。我們忘記了普世性是要有推理上的要求的，要是混淆了普世性跟統一化，會把文化的特殊性隱埋掉。所謂的文化資源，第一種我想到的是多元語言。我們是通過間距écart、讓不同的語言能夠面對面，而不是用這個差異去分辨像是臺灣話或客家話而已，而是使它們有張力、具有「之間」。我今天來中文系演講，我不是來捍衛我的語言法語，語言有很多的，所要捍衛的是種種語言之間的間距，是去捍衛不同語言之間所產生的資源。我們要團結起來，組織一種抵抗，無論在臺南或法國都要做這樣的抵抗，抵抗語言的化一，比如抵抗Globish（全球語）。為了要保護、利用、開採和利用語言的資源。

如果不捍衛這個不同的語言之間的間距，不讓不同語言之間可以彼此反應、反思，不捍衛語言資源的話，我們就只好只能用Globish。我們就只會說同一種語言，用同一種語言在「想」，用同一個語言在交流、溝通還以為是「普世性」。

有人會說，用Globish這種混雜的英語很方便啊，你知我知，但這是不對的。要是全球的人都用Globish，意味著各自語言的失去，也是創造力的失去。因為文化資源就是在多種語言裡面，也就是在各種具有生產力的間距裡面。

說到語言資源。如果說我曾經花了那麼多時間學習、研讀中文的文本且持續至今，那是因為中文文本裡有很多資源，比如對仗／陰陽的對應關係，或是「象」（phénomène），可以是意「象」、也是現「象」，這樣是很自然、也很有效率的。舉例而言，這個例子重點是說要去偵查出一種語言的資源，比如我年輕在巴黎高師當學生時，我的專業是古希臘學，我就會問自己、我很想學一個歐洲之外的語言，於是成為留學生到中國去學習。我學的第一個詞就是「東西」。它就是一種關係。東西，在法文裡chose「東西」跟中文所指的是完全是不一樣的。那麼重要的是中文和歐語之間的間距（écart），在法文的chose「東西」指的是所忙碌的、所管的事情，而不是中文裡的一種關係，chose「東西」裡頭指的是指具體的事物，比如姓氏（一個人一個姓？）；然而，中文裡面的「東」跟「西」，「東」、「西」合起來就是一種關係。那麼法語這個chose「東西」它是「unité」，它是統一性的且不能分的，然而中文裡的東西是可以分開的，從法語或歐語chose「東西」這個統一性的

詞到中文裡「東西」是關係的這個詞的移位，是我學中文之前從未想過的。資源，我在法文裡是用複數型的（中文是沒有單、複數型的），乃因一個文化是由很多資源組成的。我之所以會強調資源是複數型，如果不是複數形的而是單數型的我們就會掉入identity，identity它是單數的，文化是有這麼多的資源可以讓人去開採的。

「我的文化」是學習、成長
一個主體在建造的過程，他會有一個責任
生長在法國，我就捍衛每個中學生都要學習哲學
讓每位公民、每個主體有比較清晰的思考能力

我們混淆了兩件事情：第一個是自我主體性的認同，這是主體性、主觀性的。另一個是文化上的認同。我們不能混淆兩者，將主體、主觀和自主性的認同當作是文化認同。那麼身為主體，我們在成長個過程都會有認同誰，無論是爸爸、媽媽、老師、科學家或哲學家的過程，這是過程性的、也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主觀性、主體性的認同變成「文化認同」。主體的認同是個體性的，但不能因此覺得就有整體的文化的認同。我們再回來看主體跟文化的關係，比如剛開始我說沒有「我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應該是一種學習、成長過程，一個主體在建造的過程中、在成長過程中所接受到的心理認同，但是我的主體並不佔有這

些。主體學習了因此擁有文化，而在主體取得了文化資源之後，他是會有一個責任的。

每一個文化主體他有一個責任：就是每個主體要去活化、活動這個資源。他也可以用、或是不管它。但他就是有一個責任。比如說我就是生長在法國、我就捍衛每個中學生都要學習哲學，因為我認為哲學可以讓每一位公民、每一位主體有比較清晰的思考能力。文化資源本身不會去宣傳自己，不會炫要什麼「我很好啦！」我分開兩個觀念，一個是資源（resources），一個是價值觀（valeur）。大家都知道歐洲文化有一段時間以來以自己的價值觀為傲、認為它是普世性的，但我對價值，valeur，這個字非常的質疑。Valeur，價值（觀）暗示了一種附屬／歸屬性，是一種相當武斷的相信。比如，我相信iphone是一種valeur的話，我就會受到它的管轄。會去講文化價值或道德價值的人都很像是在宣教，比如說怎樣才是好的。但是資源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就是你有開採有好處，沒去開採就什麼都沒有。資源不會自我宣傳，不會要人們去相信它，也不會禁止別人去開採別的資源。價值是會排外的：這個價值是好的、那個價值就是不好的。但是資源不會：你可以開採這個、也可以開採那個資源。

而且資源也沒有限制、也不會枯竭，我所開採的資源是不會枯竭的。我開採了40多年中文的資

源，我也沒有漢化，也不會很中國，也不會就是住在中國、變成了中國人。我就是在他們（中文、歐語資源）之間「遊」。

我剛所做的分辨是資源跟價值觀的不同。現在我要分辨的是資源和「本（根）」（essence）的不同？現在有人在說法國人有基督教的「本」（essence），當人們說法國人的「本」的時候，應該是這樣說嗎？還是要說法國人的基督信仰的資源是什麼？比如用「本」這個詞的時候，是就會把文化議題轉到自然議題上面。我要捍衛的是歐洲的基督教資源，就是要把歐洲的基督教資源活化起來。舉例來說，歐洲基督教資源的主體形象，還有這種矛盾且弔詭的思想。基督教這個弔詭的思想是相對於古希臘的哲思來說的。我還要再說幾句話。然後就可以交流、交流到我們筋疲力盡到無法交流下去。

那麼，我現在要談的第一句話是說，想要談一談我的哲學的治學之道。

我的治學方法在臺灣被一些學者誤解了
因為我不做比較
而是開放中文和歐語之間
面對面時凸顯出來的可能性資源

我發現我的治學方法在臺灣被一些學者所誤解了，因為我不做比較、我不是把中國文化是這樣、歐洲文化是這樣子去做比較。我不做東西哲學（思想）的比較、東西文化二者有何同／異，我不

做這樣的事情。我所做的是：我開發中文和歐語之間的間距。我也開採、開發中國思想跟歐洲思想，讓它們面對面，然後凸顯出他們各自的生產力（fécondité）。那麼我利用了中國思想歐洲思想面對面、它們之間的間距所凸顯出來的資源成為我思考的、哲學上思考的資源。我思考的方式，不會把中國思想擺在歐洲思想這個泡泡外的泡沫位置去做思考，我不做這樣的事情。

「開採」是說，中國思想的資源跟歐洲思想的資源之間的間距，可以走到什麼樣的地步？我不認為中國思想比所謂的歐洲思想更真或更不真。那麼使雙方面對面、它們之間的張力，我就要讓它們的「之間」琢磨、使他們之間的張力發揮作用。écart有人在英文裡頭翻譯成gap，但是gap剛好是跟間距（écart）相反的，因為間距（écart）它是打開了之間。

那麼我最後要談的是文化的dialogue，通常都會把它翻譯成「文化對話」，我現在就是要來看這個問題。當人們一提到文化，dialogue指的是什麼？那麼dialogue在希臘原文裡頭、從希臘文資源來看這個問題：「dia」在希臘文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間距（écart），對希臘人來說，在dialogue的時候，雙方的間距愈大、雙方的討論才會愈精彩，否則就是兩個人都說一樣的話，這是沒有意思的，是一種很貧乏的dialogue；第二個意思是「cheminement」（緩步

向前；亦步亦趨），是雙方要有「一段時間」和「過程」去進行dialogue，在這個面對面的間距，這個「cheminement」是需要patience的，是要有耐心地「一起」工作。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要有個Logos，Logos指的是一種可理解（cognitive）的共通，是雙方面對面、有時間去談出一個可理解的共通。我現在在做有關文化清理工作的時候，大家都可以看的到我引用、開採了希臘文資源。因為在中文裡頭大家常用的「對話」的這一個「對」是在配對的——是你說一句、我唱和一句的——所以沒辦法把希臘文dialogue這一個字，將它深層的、真正的且有要求的涵義翻譯出來。我們（我跟卓立）建議把dialogue翻譯成「問話」，如果是動詞的時候就翻譯作「問談」（dia-logue），因為「問」（dia）才能將dialogue的dia翻譯出來。接下來就是我們「dia-logue」的時間，通過我們之間的間距來進行dia-logue，進而產生可理解的共同，謝謝大家！

三、提問時間

翁文嫻：
我們經驗了一個很棒的歷程，接受了正式的哲學語言磨洗的過程。現在就是將寶貴的時間開放給大家（問問題）。

萬胥亭老師（成大中文系）：
很感謝你精彩的演講。我幾乎完全同意你對écart和fécondité的豐富性、開創性和開放性。今天我

們所講太多的多元主義、多元價值，但真正的問題是，當這個所謂的間距產生了對立、勢不兩立的時候，就好像是伊斯蘭國他要砍頭，卻跟美國產生了無法共存的對立和衝突的時候？真正的問題是在哪裡？

朱利安先生：
非常謝謝您提得非常好的問題，礙於時間關係沒辦法說的很深入。有了écart的概念，它就是不會有對立，所謂的opposition本身就是在排擠別人，它是歸位型的，因此才會有衝突。écart是打擾歸位的，它所產生的不是對立型的之間，而是開放型的之間。

萬胥亭先生：
好，我瞭解的，沒關係，所以只要écart來思考就沒問題了。那我快速的提第二個問題，就是臺灣學者對你的誤解。依我個人的瞭解，臺灣學界的思想受美國主流影響太深，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證主義等，幾乎沒有什麼真正的哲學與宏觀的思考，因此我建議朱利安不需要聽得太清楚。

提問b：
您精通很多國的語言，我很希望用一些實際的例子去理解你的哲學思想。我們常說「民以食為天」這句話，您開採出哪些文化資源？

朱利安先生：
我不是那個電視哲學家，被問一個問題、就給一個答案。要回答您這個「民以食為天」的問題取

得什麼樣的資源？我想到的是「養生」。養生大家都很熟，但是從歐洲人的眼光來看是很奇特的。因為在歐洲人的思想裏頭有「養體」和「養心靈」，但沒有說「養生」的。而你剛剛說的這句話，明白突顯的就是中國思想裡沒有這種二元對立的：要不是養身體或養心靈或二者皆養，然而總有身體和心靈的對立。但「民以食為天」這句話，「食」也是身體的一部分，而「天」則具有心靈的層次，它所可以開展的資源，是需要好幾個小時才可以說明白。您剛剛說的那句話，「民以食為天」，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話，因為它提到了「天」跟「食」。「食」是人們最根本的需要，而「天」是有一種超越。這句話突顯中國有它的資源，不同於歐洲的二元對立，然而歐洲也有自己對立的資源。

楊尹瑄老師（成大歷史系）：
首先我想要感謝朱利安先生。我在歷史系教授世界史的時候，常會遇到一個困難，怎麼去解釋這麼多文化如何共同存在於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上。您的演講給我許多鼓勵，因此我很感謝朱利安給我很多的點子。您的演講內容鼓舞了我，因為就在剛才，我感覺十分灰心，美國人剛選出他們的總統，一個宣稱要在鄰國邊界上立起高牆的總統。

朱利安先生：
我剛提到說要抵抗，在這種理性（智）上的抵抗，像是現在剛選上的美國總統Trump就是一個

新的愚蠢，我們就是要抵抗這個愚蠢。那麼這個愚蠢是一個identity的愚蠢，他在競選時間就是高舉美國人的identity，所以Trump選為美國總統這件愚蠢的事情，再次證明了dialogue的反例，它沒有一起討論的過程。川普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從來沒去過法國。我將來也不會去法國。」幸好。

楊尹瑄老師（成大歷史系）：
我還有一個問題是文化的角色，因為很多的衝突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其實文化本身是一個大的、涵容性高的，然而它卻時常被當成這些資源爭奪衝突的「藉口」。它不是那麼具體的（相較於政治經濟），那我們該如何解釋文化與這些（活動）之間的關係，或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朱利安先生：
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是錯的，因為唯物主義覺得先有經濟、先有具體的「物」才有文化，文化是後來的。但這是錯的。文化是更基礎的，是先有文化才發展出經濟與政治等歷史活動，而不是眾多元素中的一個，不是蛋糕上的櫻桃，它應該是涵容性更廣的、更基礎的存在，所以並不是先有經濟社會出現的問題，而是文化先發生了問題，才會有經濟政治之類的問題。

賴錫三老師（中山大學中文系）：
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哲學上的問題、另一個是文化上的問題。首先，哲學上的問題就是，您提

到一直嘗試用間距écart取代差異，但是差異一直是當代法國哲學的重要資產，比如德希達關鍵的著作《書寫與差異》，或是南西在《寫作共同體》裡面不斷使用差異這個資產。《寫作共同體》這本書一開始就引用：不再是一個東西文化的問題，而是我們能不能來到「中」這個概念。這個「中」成為一個écart，非常像您所提到的生產性。猶如你引柏格森之言，哲學家總是反對他之前的哲學，所以您提出間距這個概念想要取代différence，但是écart的企圖跟南西的企圖是很接近的，都是要走向dialogue、有生產性的和離開單一的認同的思維。所以我在想您的間距和它們之間開出了多大的間距？問題二：您提到中文對你而言一直都是一種文化資產，您在演講中也提到，您對中國和臺灣文化情況是有了解的，那我想問的是，您這個從間距到之間的生產性思維，以此將「文化認同」跟「文化資源」區分開來的觀念，來看臺灣和中國的文化——現在臺灣的文化想要建立自己的想像共同體，所以用差異的觀念把中華文化區隔開來，形成一個內部的identity；那麼對岸正好是在興起一個中國文化夢，想要把中國、即是把中華文化提升到一個真理的高度，企圖強壓在東亞區域。所以臺灣確實有人要把它自己的文化經驗變成普遍性的文化資產，將此強加、變成大家共同的文化認同。在這個兩岸的弔詭時刻，您要如何回應中國、臺灣的關係？

朱利安先生：

（一）

德希達跟南西都對différence提出了思考和理論，他們都是從索敘爾的語言學延伸出來的，他們的出發點都是語言學。索敘爾的語言學很重要，因為它就是要試圖走出歐洲的本體論（Ontology），因為語言本身沒有Ontology，但是可以構成不同的差異、體系，這是他們兩位在索敘爾的語言學之後、想做也是想走出歐洲的本體論。

索敘爾在創立這個語言學的時候，原本的目的並沒有要走出這個西方的本體論，而是語言它本身的存有（Être）就是通過差異（différence），語言的存在、存有就是通過差異的，這個開端開啟了一條路。最初是差異，語言的體系是這樣，而不是存有的本體論，所以它開啟了這條路讓德希達和南西用了他的語言學，為的都是要走出歐洲的本體論。

德希達他所做的是要走出歐洲本體論、可是他是從內部作解構，朱利安則是從外部作解構。這一次為了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他們邀請我做策展人，我提出的主題是dé-coïncidence，中文翻成「去相合」。我也有寫了一本書、有對德希達作了分析，去相合說明了間距就是從「去相合」出來的、也會談到différence這個議題。的確，我提出這「去相合」的觀念跟德希達différence的觀念是很接近，但是是不一樣的，德希達的議題是很哲學、很

深的，我們可以私下談。德希達差異的觀念已經暗示、假設「存有是在場的」我提出的「去相合」這個概念，我的出發點重點不是那個在場或不在場，我要處理的是間距它是從什麼地方湧現出來的：這是有過程性的、是湧現出來的所以並不會有斷層。

（二）

我可以這樣子回答：假設我是臺灣人。我會去開採在臺灣我可以發現、找到的資源，就是不同的資源可以非常的不一樣，很有距離（間距很大的）資源。為什麼我要翻譯成「資源」而不是「資產」？（卓立補充：source是源頭的意思，資源會比資產更貼近朱利安的想法）

我相信今天的臺灣人是很有福氣的，為什麼？因為有很多的資源距離很大、間距很大，也有很多的資源可以去開採。臺灣的人有承襲了古典的中文，有很豐富的古文資源，也用傳統的中文字體在學習、表達跟傳承，這是個無窮盡的寶藏，中文系就是做這樣子傳承的工作。同時，臺灣也有原住民的文化資源，很多元、很豐富的。我沒有討論到臺灣跟日本的關係、但是我在臺灣、臺灣在歷史上也有日本的文化，我每次到臺灣都可以看到日本的美學和審美觀留在臺灣的展現。

臺灣是一座島，所以是很開放的。向來就會對外開放。當然，在歷史上的對外開放的關係不一定是很順暢，但是是一個對外開



《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朱利安著。

放的狀態。所以，上面舉例的臺灣文化資源是這麼的多元、這麼的豐富，這些文化資源的間距是很大的，如果我當一個路過的臺灣人，我會希望可以保留和發展這些豐富的資源。臺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文化上的這個「間」，臺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最後一句話：做為世界的公民，我希望臺灣在文化上要保護、捍衛（活化）這個文化上的「間」，謝謝！

附註：

講稿最初為現文碩生吳昱君做逐字稿，經博士生高維志重讀，不明處有勞歷史系楊尹瑄老師添補，最後是由翁文嫻多次修訂，再加小標題以助閱讀，但未經朱利安先生過目，特此說明。